

隋文帝与独孤后

隋唐的时代 是中国历史上辉煌发展的时代。从西晋灭吴 西元二八〇年 结束三国时代 以至隋之灭陈 西元五八九年 结束南北朝统一中国，为时达三百一十年之久，是中国历史上一段纷乱割裂和暗淡的时期。其时不但有两晋的糜败不振，而且有北方五胡之乱华，前后扰攘达一百三十五年，接着是南北朝的对峙之局，重叠涵盖达一百五十年。是北朝篡周的隋文帝，把南朝只知吟诗赋词玩美女的陈后主覆灭了，才重现了中国的统一。而且还开启了以后二百八十九年唐代的盛局。隋代的传国最短，才传二世三十八年而亡，但却是唐代盛局的前奏。一若秦代，为时也短，却是两汉盛世的前奏。我们谈隋唐人物，必以隋文帝开其端。隋之短祚，文帝之后独孤氏妒而好用事 不能辞其咎 所以一起来谈谈。

胡化汉人 生来深沉

隋文帝姓杨名坚，《隋书》上只说他是弘农华阴（陕西华阴）人，东汉太尉杨震八世孙杨钹之后。据近世史学家陈寅恪的研究：杨钹已是五胡乱华时代的人，其本人曾仕燕，其后人在西魏、北齐、北周任官，可能是胡化汉人。母系方面杨坚的祖母盖氏即匈奴羯族人，母吕氏出身寒微，可能是胡化汉女。杨坚娶的独孤氏便是胡族，杨氏多胡族混血儿，应无疑义。因为北朝魏时，孝文帝极力提倡胡汉通婚，汉人娶胡女是非常流行的事，而且胡人当政，娶胡妇还有高攀作用。杨坚生于西魏大统七年（西元五四一年），西魏是鲜卑族宇文氏的天下，那时坚父杨忠在丞相宇文泰手下做军官。杨坚生于长安冯翊畿辅之地般若寺内。据传说生时紫气充庭，不久就有一个尼姑自河东来，对吕氏说：“此儿不同凡人，生来高贵，不宜养在俗间。”吕氏就让带去尼姑精舍抚养。长大后，生有异相，额上有五柱骨入顶，目露精光，闪闪外射，手上有纹似“王”字。而且躯体长得上体比下体长一些，性格深沉严肃。初入太学，和同学相处，虽最亲近的，也总保持一段距离。不像汉光武刘秀和严光，相处得如兄如弟，常常同榻而眠，了无隔膜。刘秀具真性情，器局恢宏，所以功业比杨坚大。杨坚矜持自宥，原来少时就是这般性格。

父荫妻贵 貌异受忌

杨坚的父亲杨忠帮助宇文泰夺取西魏政权立功，被赐鲜卑姓“普六茹”。北周立国，忠被任柱国、大司空，封隋国公。所以杨坚十五岁就受父荫被封成纪县公。到十七岁时北周明帝即位，又被进封为大兴郡公。有人在明帝前说杨郡公长得一副帝王相，明帝要一位善相的大臣赵昭往视之，赵昭暗中对杨坚说：“明公日后当为天下君，但必经大诛杀而后定，盼善记鄙言。”但对明帝却说：“杨坚的相，最多做到柱国、国家军队司令耳。”周高祖武帝接位时，杨坚廿一岁，被进位大将军，外放隋州刺史。后来召还长安，恰巧坚母吕氏卧疾，杨坚侍疾三年，昼夜不离左右，被称纯孝。周武帝聘杨坚之女为太子妃，此时杨坚不但已袭父爵为隋国公，而且成为周太子的丈人，而他的年纪才卅三岁，事实上他早已是皇亲国戚，他的妻姊是周明帝之后，明帝是武帝之兄，所以杨坚进入壮年，无赫赫功业，已成北周重臣。北周掌实权的太师大象宰（丞相）宇文护很忌他，幸有大将军侯伏侯寿处处匡护。有一位王弟齐王宪对武帝说：“普六茹坚，指杨坚，相貌非凡，臣每见他，不觉自失。恐怕他终非人下，不如早除之。”武帝说：“他不过能带兵为将耳。”宇文王轨对帝说：“皇太子恐非守社稷之主，杨坚却有反相。”武帝不悦说：“天命倘真如此，亦莫奈乎？”杨坚知道了，颇为恐惧，更加小心谨慎。

天假机会 应愧曹马

周武帝杀太师宇文护后，始亲掌国柄。他雄才大略，颇有作为，而且性尚节俭，行阵与士卒同甘苦。乃屡兴伐齐之师，杨坚从征，方建军功。历出任定州、亳州总管（州牧），后来周灭北齐，坚进位柱国。周武帝以三十六岁壮年，于征突厥时得病，赶返长安而死。传位太子，是为宣帝，才廿一岁，是一位荒唐君主。武帝生前曾杖责过他，留有杖伤痕。父王一死，他抚视杖痕说：“死得太晚了。”即位一年中，一反父风，荒淫无道，诛杀宗室及忠臣，还建洛阳为东都，大治宫室。一年后禅位给子静帝，自号天元皇帝。静帝幼冲，天元帝仍问政。那时杨坚特别礼贤下士，位望甚隆，天元帝亦颇忌之。天元帝在杨后外另立三后，四后争宠，互相齟齬。天元帝尝怒对杨后说：“必诛杀你全家。”有一次果然召杨坚往见，先命左右侍卫说：“倘见隋国公脸上有怒气，你们就给我推出斩了。”杨坚进谒，任由君王责恼，容色自若，恭敬以对，竟不让抓到把柄，天元帝也只得罢了。一年后天元帝暴卒。那时杨坚正好因足疾，以扬州总管留京未行，用事大夫郑译刘昉，原是杨坚倾心相结之人，乃矫诏杨坚以国丈之亲，令人朝柄政，都督内外诸军事。那时杨坚四十岁，正当盛年，幼帝才八岁，太后是自己的女儿，百官总已以听。算来杨坚得到这机会，说他相貌好，不如说他运气好。如果英明的周武帝不以三十六岁壮年而死，怎会有那荒唐君主宣帝登位的机会？假如那改号天元的宣帝不以精壮之年（廿二岁）暴卒，杨坚说不定还得有一番厄运。谁知老天帮了他的忙，让阻挡他好运的一英主，一昏君，都及时

而死，杨坚不费吹灰之力，乃有窃篡人家帝位的大好机会，比历代权臣都幸运。王莽、曹氏父子、司马氏祖孙为这机会，都曾煞费经营，应愧不如。

讨平反侧 受禅北周

杨坚入朝柄政后，得谋臣高颍、李德林、大将韦孝宽、贺若弼、梁睿等之助，不但先后讨平相州总管尉迟迥、郢州总管司马消难、蜀州总管王谦的叛乱，而且立刻大施惠政，清简法令，蠲灭赋役，躬行节俭，使天下悦服。那时周室宗亲，早有惶惑不安之状，杨坚乃以千金公主将迁嫁突厥为辞，征宗室五王入朝，准他们履剑上殿，入朝不趋。又任汉王赞为右大丞相，但只进以美妓而不予实权。这些亲王都是些无能之辈，欲谋刺杨坚，而却泄谋，反被坚执杀。太史大夫庾季才以“天象已定，劝进”并州刺史李穆以熨斗为赠，劝以“愿执威柄以慰安天下”。连他的独孤夫人也私下鼓励他说：“大事已看得清楚，骑虎之势，必不得下，好自为之吧！”于是周大象二年（西元五八一年）杨坚于进爵隋王后五个月受周禅位于长安而称隋帝，改年号“开皇”元年。

杨坚篡周而定中国北方，第九年又驱师灭南方的陈国，于是一统天下，使汉族衣冠文化重光于宇内。他在位二十四年，死后称文帝，勤政养民，躬自省俭，又外服突厥，拓展疆土，重振华夏声威，“开皇之治”，史家所称。如果他不是因为性格上矜持自囿，以致“有刻薄之资，无宽仁之度”，兼以“素无术学，不能尽下”，“雅好符瑞，暗于大道”，又要“听哲妇之言，指独孤后，惑邪臣之说”，灭父子之道，开昆弟之隙，弄到“坟土未干，子孙屠戮……天下已非隋”

有。(以上所引皆《隋书·高祖纪》评语)就不致只创立了一个中国历史上最短暂的王朝。

稳固帝位 诛灭宇文

隋文帝登基后，第一考虑到的是稳固自己的帝位。他有五个儿子，皆独孤后所生，长子勇立为皇太子，其次广为晋王，俊为秦王，秀为越王，谅为蜀王，分镇山西、陕西、江南和四川诸重地。其他如幽州（河北）、楚州（两湖）、庐州（江淮）、定州（西北）皆派猛将驻守。然而周室的苗裔还在，那静帝虽已降为介国公，年纪尚幼，但其他年长的宇文氏王公尚多，使他放心不下。因为杨氏世受周室厚恩，今在孤儿寡妇手中夺人天下，岂得人心之平，连自己的女儿周室杨后，本性素来柔婉，也愤怨不平。隋文帝心中有愧，把杨后迎回娘家，改封为乐安公主，还想把她改嫁，因她尚很年轻，谁知她誓死不从。这和王莽女嫁西汉平帝，曹操女嫁东汉献帝，同样发挥了“中国儒教传统从一而终的妇德”，让当时的须眉愧对。文帝后来果然尽诛宇文氏王公，使鲜卑拓跋族的宇文氏为之灭族。

布衣粗食 民阜物丰

隋文帝用高颎、苏威、牛弘等辅政，刑政度支大小，无不与谋，鼎革数年间，天下晏安。帝性严肃，勤于政事，每天上朝，自晨至暮，忘其疲劳，五品以上朝臣随时传见论事，当侍卫的“传飧而食”。

(带了便当值班)有一位御史柳或看不过上谏道：“比见陛下留心治道，无辞疲劳，皆因群臣惧罪，不敢自决，乃一唯取判天旨，以至营造细小之事，进出轻微之物，均以奏闻，一日之内，酬答百司，日暮忘食，入夜未寝，动以文簿忧劳圣躬，诚非所宜。伏愿少减烦劳，但决国之大事，其余细务，责成有司。”可见隋文帝奋励为政，达于苛细，勤则勤焉，导致群臣都不敢负责任，失其法度。又本性俭嗇，布衣粗食，宫中器御车驾，一任蔽旧，非宴会，食只一肉，后宫所服，都浣洗之衣，既非绮罗，又无金玉之饰，带扣帽簪之类，都只用铜铁角骨。如此提倡俭德，乃使国家仓廩丰溢，户口滋蕃。受禅之初，全国民户不满四百万，到仁寿末年，西元六〇四年，时，却已超越八百九十万。以五口之家计，那时中国的人口是四千四百五十万，可称民阜物丰。

覆灭南陈 混一宇内

隋文帝另一大功业，就是征伐南朝陈国成功，使宇内混一，重现秦汉统一之局。他伐陈用高颎之计，早在沿江一带用疑兵及劫粮游击战略，时动而时退，使陈人生惰心，疏于防备。开皇八年（西元五八八年），乘陈后主陈叔宝遣使聘隋之际，文帝发水陆大军五十一万八千人，以晋王广、秦王俊及清河公杨素为三行军元帅，从六合、襄阳、永安、江陵、蕲春、庐江、广陵、东海分八路进军，皆受晋王杨广节制。一面发玺书三十万张，历数陈后主荒淫无道二十大罪状，遍谕江南，先作宣传攻势。冬十一月誓师，至次年正月初四日，新年方过，陈后主宿酒未醒，隋师贺若弼、韩擒虎的精兵，已分别从蒋山（即钟山）和采石矶攻入建康城，一从北掖门入，一从朱雀

门进，韩擒虎在陈宫景阳井中取出躲藏的陈后主和其爱妃张丽华及孔贵嫔。陈主投降，江南乃定。

顾恤民膜 建树良多

隋文帝在全国境内推行均田制，使全国成年男丁及丁妇皆有地可耕，又实行兵农合一的府兵制，使全国纳入严密组织。为此他推行“大索貌阅”（户口调查），不许隐报人丁。他喜欢亲审囚犯，并规定天下死罪，诸州不得案决，必送大理覆判，而且要奏闻三次，方可行刑，可算顾恤民命。但对官吏贪污舞弊，不稍宽贷，小罪常用重典。他脾气峻急，大怒之下，往往在朝廷上亲自杀廷臣。他在建设方面开通长安到潼关的广通渠，在各地建粮仓，又修筑自灵武到榆林的长城以御外。他又废三国曹魏以来九品中正的取士制度，创后世科举制的雏形，令每州岁贡三人以考试取秀才，这些都是他的长处。他的短处，只是过分信赖了他的皇后独孤氏，乃至一着错，全盘败。

后多决断 帝失内惧

独孤后是北周大司马独孤信之女，十四岁就嫁给杨坚。那时杨坚二十六岁，已袭父爵为隋国公。独孤后的姊姊是周明帝之后，论身分，独孤家是帝姻，而且又是胡族，要比杨氏尊贵些。后因早失双亲，初时尚柔顺恭敬，不失妇道，与杨坚相爱甚笃，坚曾与后相

誓不与他女生子。后生子五人，勇为长，其次广、俊、秀与谅，有女嫁周宣帝为后。后颇有决断，杨坚在受禅前，迟疑难决，得后的鼓励，认为“大势所趋，骑虎难下”，才横下心篡夺周室江山。其实独孤后当初因周宣帝欲杀其女杨后，曾诣殿乞情，叩头流血始免，可见她对周室亦有恨意。杨坚登帝位后，对后信赖有加，文帝每临朝，后常并辇而进，至殿角而止，然后使宦官通消息，随时为帝出主意。其性情峻刻与帝相似，所进言往往被采纳。后的表弟大都督崔长仁犯法当死，帝欲免其罪，后说“国家之事，焉可顾私”，长仁竟处死，由是文帝对她既宠又惧。

奇妒夺嫡 促隋短祚

后性奇妒，后宫莫敢进御。尉迟迥有孙女在后宫具美色，文帝见而私幸之，被后知道，伺帝听朝时，阴令人加以酖杀。帝因此生气，单骑出御苑，入山乱奔二十余里，高颎、杨素追及扣马苦谏。帝长叹说：“吾贵为天子，不得自由。”高颎说：“陛下岂可以一妇人而轻天下。”独孤后得知高颎以一妇人视己，因此不顾高和她娘家是世交而衔恨，对高加以谗毁。她不但许自己丈夫有妾生子，而且也忌恨朝臣有妾生子。连自己太子杨勇多内宠，也因此忌恶，而喜欢假装正经的次子杨广。后来促成文帝废立嫡子而改立杨广，都有独孤后之谋。独孤后以五十岁而死，死后二年，隋文帝也被亲子杨广设谋毒死。昏君杨广登位，隋祚乃短促而断。

杨坚的辣手治国

隋文帝杨坚的雄略不如秦始皇 大度不如汉高祖 学养不如汉光武，论到军事才略和权变，也比不上曹操。但他开创隋祚，而有“开皇之治”。无奈国祚短促，二传而绝。原来他所行乃申韩法家之治 辣手峻刻 可以收效一时 而难以持久。

均田府兵 有效推行

杨坚出身胡化汉族家庭，承北朝霸道治国的传统。北朝因系异族统治，自元魏一百六十年来，一直施行高压政策，其政治措施之最有代表性者，一是北魏以来的“均田制”，一是北周以来的“府兵制”。两种制度都是彻底控制人民的最有效办法。前者名义上是农业方面的分田措施，使一户的丁男和丁妇有露田一百二十亩，永业田二十亩。露田人绝而还公，永业田可卖买。这原是两晋以

来土地被豪强土族霸占后的重分配。但事实上，由于分田，必先严密掌握全国户籍，使野无游口，户无虚丁，所以必先建立三长制，使五家为邻，邻设邻长，五邻为里，里设里长，五里为党，党设党长。然后举办“大索貌阅”，从字面上“大索”就是大调查，“貌阅”就是查对容貌，意即“人口普查”。一千四百多年以前，连算盘都未发明，遑论现代的电脑计算。中国皇帝就凭笔墨和簿籍，要举办全国人口普查，这是何等浩繁和艰巨的工作。所凭借的只是督责邻里长，互相监督纠举，凡有不实，邻里长坐罪戍边。同时不许三代以上聚居一户，必须析籍分户，全国户口因此大增，税赋收入也升。这样使人民附着在农田上，就不会因流窜逐食而被野心家所利用。那“府兵制”是全国皆兵的征兵制度，而且使兵农合一，凡属丁男都纳入严密的军事组织。隋文帝推行这两个制度，最为有效，奠定他辣手统治的基础。

刑罚虽减 滥施无度

隋文帝好颁法令，严格执行，以实施其霸道统治。初登皇位时，为收拾人心，曾令大臣高颎、郑译、杨素等更定律则，减死刑为绞与斩二种，而废车裂和鞭决。流刑亦由最高六年减为五年，徒刑由五年改三年，除谋叛大逆外不施族刑。并又订以铜赎刑之法：铜一斤可赎十笞，一百二十斤可赎死罪。表面上是简政减刑，事实上，由于隋文帝杨坚生性刻忌，学养又不够，好亲自理狱，自以为明察秋毫，发现官吏有宽纵，不但重加刑罪，而且追究原审官吏。因此执法者，宁枉而不敢稍有宽缓，州郡锻炼罗致，反多致人于罪。他又每在殿廷上亲令杖人，朝臣应对有误，或进谏忤旨，常当殿责

打，日有数起。行杖官有时下手不重，他曾在盛怒之下，把行杖官推出斩首。高颀和柳或谏说：“朝堂非杀人之所，殿庭非决罚之地”，他一概不理。后来有廷臣田元指出，殿庭行杖太重，十倍于人，常致人于死，乃不得不令殿内撤杖。哪知有一位楚州（四川垫江）来的参军李君才奏事忤旨，他怒欲行刑，殿内无杖，乃改用马鞭，把李君才一顿鞭打死。施刑如此无度，简政减刑变得毫无意义了。

盗人一钱 论罪弃市

他最不信任自己手下的百僚，常派左右亲信，在朝廷内外私察暗访，查到朝臣有小过失，都加重罪。一位鸿胪寺少卿（职司礼宾）陈延因和清河公杨素不睦，而杨素受帝宠信，杨素看到蕃舍（礼宾馆）庭心中有马粪未加清理，舍内地毡上侍者们又掷骰子聚赌，把所见向帝上告。文帝大怒，把宾馆的主客令（经理）和聚赌的侍者一齐杖毙，陈延也受重笞几死。那时也发生公仓有盗窃储粟的现象，不但杀典仓官，没入其家小，拍卖其财产，而且从此下诏，凡盗边粮一升以上，一律处死。又因各地盗贼猖獗，乃下诏，凡盗一钱以上皆弃市。他又自作聪明定下治盗之法，诏令凡纠告盗窃者，纠告人可于破案之后，尽得盗者的资财。谁知有无赖之徒，故意在富家子弟行路之地，遗物于地，偶遇捡拾的，立即纠送官府，竟依令可得其财产，受陷害者甚多，逼得文帝只得取消此令。

诱人入罪 专务刻薄

他最恨官吏受贿 现代“诱媒”(Decoy)的手法 他早采行。凡官吏受赠送 虽一马鞭之微 一鹦鹉之细 一让他知道 立即处斩 不稍宽贷。他又怕地方上吏佐们，久典职司，熟则 睚情，不能无私。所以规定任职三年，必须更调处所或职司。又凡同属官佐，倘有过失治罪 必须回避 由属外律生 法律士 断狱 以杜宽纵。这些倒颇有近代吏治上定期更调和回避审案的理想。无奈他所设立的那些大理律博士 和州县法律生 都是官方的检察官 只替官家说话，不替被告辩护，由此生杀之权，操在一批急公好名专务刻薄的年轻躁进法律士生之手，从政官儿们，乃至老百姓再没有好日子可过了。

忠奸莫辨 六亲不认

从心理学的观点来说 隋文帝杨坚的猜刻 出发点还因为他时时具有不安全感。他在北周的时代，时时提防着宇文氏的暗害。因为北周宣帝后称天元皇帝的，无道暴虐，养成了他的处处提防心理。后来他在静帝时辅政，心中有贼，想效王莽、曹操和司马氏的篡逆 并引起了尉迟迥、王谦、司马消难的叛变 更加重了他做贼心虚的情绪。等到篡逆得手，当上天子后，又反过来提防人家篡逆。因为他取人天下，捡了个便宜，总怕轻易地被人夺走。他忌才高有

为之人，也怕坚守原则的道学家。在他周围能长期得宠信的，一定是负才而又知希旨承恩之辈，像杨素、杨约兄弟和宇文述之流，均得以久居高位。而像高颎、梁毗、柳或等贞干之臣，反多贬的贬，废的废。为他立过汗马之功的像宇文忻、王谊、元楷、王世积、虞世则、史万岁等执兵权的，都被疑反侧而受诛除。连当初在北周时，在宇文氏诸王手中救过他生命的元胄，也不免因坐谋逆而死。他有五个儿子，长子勇原为太子，被他废立，三子秦王俊，四子越王秀，五子汉王谅也都被他废罢。在他而言，可说是忠奸莫辨，六亲不认。

猜忌辣手 殒身灭国

杨坚是不是因为在感情生活上过分受到孤独后的控制，从而变成暴虐狂，这只有让弗洛伊德性心理学一派的人去作研究。总之隋文帝杨坚，自己不得善终，传次子杨广（后称炀帝）二代而隋灭，国祚卅八年，为历代最短。可见处人尚忠恕，治国贵王道。倘猜忌待人，辣手弄政，殒身灭国何劳久待？

灭陈韩擒虎、贺若弼

烟笼寒水月笼沙，夜泊秦淮近酒家，
商女不知亡国恨，隔江犹唱后庭花。

——唐·杜牧

诗人杜牧是晚唐时代的人物，他见唐代国势日蹙而有这首“夜泊秦淮”伤怀之作，借距他二百五十多年前陈后主沉迷酒色歌唱《玉树后庭花》曲^①而亡国的故事，以警惕当世。陈后主叔宝是一位享乐派的颓废君主，那《后庭花》曲是后世称为靡靡之音的代表作。如果陈叔宝不生在帝王之家，无需勉强他料理那非其所长的政事，说不定也会像两晋南北朝以来的词人骚客一般，留下文名，而不致被千古嘲弄。我们且谈一谈那两位灭陈的隋国主将韩擒虎和贺若弼，以及陈后主向他们乞降的那副可怜相。

玉树后庭花曲：丽宇芳林对高阁，新妆艳质本倾城，映户凝娇乍不进，出帷含态笑相还。妖姬脸似花含露，玉树流光照后庭。

陈主荒唐 妃嫔秽乱

隋文帝开皇八年（西元五八八年），文帝命廿一岁的次子晋王杨广，率领八路大军，五十一万八千兵马舟船，全面伐陈。那由晋王亲自率领的一支军队出六合，另一支由庐州总管韩擒虎率领的军队出合肥，第三支由吴州总管贺若弼统领的军队出广陵，三路迳攻陈国的首都建康（南京）。那时的陈后主却自以为“王气在此，齐兵三来，周师再来，无不摧败”。又信佞臣都官尚书孔范之言，认为“长江天堑，古来以为限隔南北，今日虏军岂能飞渡？”于是君臣苟安，沉迷酒色，不作防御准备。那陈后主叔宝是陈宣帝之子，宣帝是从侄子手中硬把帝位夺过来的。他的十四年统治，相当有作为，曾一度击溃齐师而进占淮水以南土地。等到北周灭齐后，宣帝再想北伐，却吃了败仗，尽弃江北之地。隋文帝篡周的第二年，陈宣帝病死，太子叔宝继位，是为后主。宫中曾有一幕堂兄弟夺位的肉搏斗争，叔宝曾受伤。后赖右卫将军萧摩诃杀叛王而定乱，让叔宝稳坐了帝位。这位后主自做太子时即好饮酒赋诗，交了一批气味相投的文人，如江总、孔范、王瑗辈，不亲政务，日惟饮酒宴乐。又以沉香檀木起临春、结绮、望仙三阁，养宫嫔美女狎客千余人，君臣酣歌其间，自暮达旦，日以为常。宫嫔中以张贵妃丽华最受宠，其次龚孔二贵嫔。张丽华有殊色，挟媚道，发长七尺，光可鉴人。后主常置张贵妃膝上，倚“隐囊”（软垫）决奏事。而且多用贵妃之谋，由是政风败坏。

建康城破 后主乞命

隋将贺若弼自广陵(扬州)渡江至京口(镇江)由北路进军建康。另一将韩擒虎自历阳(安徽和县)渡江至采石矶而占姑熟(安徽当涂)，然后直趋白鹭洲。这时建康可用之兵尚有带甲十余万人，但除中领军(中路指挥官)鲁广达力战被擒外，余皆逃的逃，降的降，连后主最寄希望的萧摩诃竟也在隋军前束手就擒。曾经主张固守台城的镇东大将军任忠，蛮奴竟是亲引韩擒虎直入朱雀门的人。陈军士卒有抵抗的，蛮奴竟挥手大呼：“老夫尚降，诸军何事而战！”这时城中文武百官都逃命，留在宫中的只有尚书仆射袁宪和尚书令江总等数人。后主欲图避匿，袁宪正色劝他整衣冠坐正殿以待之。后主说：“锋刃之下，未可交当，吾自为计！”就跟跑和宫人十余，出后堂景阳殿，见有半枯井，决投身以图暂躲。袁宪曾力阻不可，后主尚与以身蔽井的宫官争持甚久，始得跳入。韩擒虎部众先进宫，查知井中有人，窥呼不闻应声，乃投之以石，惊叫声骤起，于是放下绳索，果有人抓绳，隋军乃鼓噪曳绳，颇惊分量沉重，及曳出井，后主与张贵妃、孔贵嫔三人同束而上，众军士哄然而笑。不久贺若弼的北路军也夜烧北掖门入宫，贺若弼知道韩擒虎已掳得后主一伙，乃令后主出见。后主惶惧流汗，战栗而出，见贺若弼竟叩头乞命不已。贺若弼岸然地对他说：“小国之君见大国之卿叩头，算你知礼，来日入朝，不失作归命侯，不须恐惧。”后主唯唯以退。亡国之君这副可怜相，比三国时刘后主和孙归命都不如。